



交易、拿督们与达雅人： 马来西亚计划中的砂拉越与汶莱

廖朝骥（新纪元大学学院）*

LIAW Siau Chi, Joe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Michael Leigh, *Deals, Datus and Dayaks: Sarawak and Brunei in the Making of Malaysia*, Petaling Jaya, Selangor: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2018. (ISBN 9789672165217)

澳洲学者李麦克（Michael B. Leigh）2018年出版的新书 *Deals, Datus and Dayaks-Sarawak and Brunei in the Making of Malaysia*，书名中的 Datus 意指为何？为此，笔者查阅资料，求证方家询问 Datus 是不是在砂拉越政治语境中有特别含义？2018年7月12日，当笔者出席此书的推介会，推介人达雅党前主席廖莫宜（Leo Moggie Irok）笑称：“我猜麦克请我推介这本书，是因为我也是拿督吧。”我才发现，风趣幽默的李麦克在书名上大玩文字游戏：交易（Deals）、拿督们（Datus）与达雅人（Dayaks），正好是三个 D 的英文词，表示他描述的历史演变犹如电影的 3D 版。副标题《马来西亚计划中的砂拉越与汶莱》，揭示此书内容是从解密档案中勾勒出当时复杂的历史事实，突出砂拉越与汶莱在加入马来西亚的颠簸过程与政治精英当时的考量。

李麦克在此书使用了三类新的解密档案。首先是自 2011 年开始解密的 Migrated Archive（离散档案）中有关砂拉越及汶莱的部分。这批近 2 万份宗卷是大英帝国各地殖民政府在最后一段殖民时期的宗卷，对我们了解当地去殖过程，政权、财政、内政、军警等交接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这批档案在英籍官员从各地撤退时，分别送往外交及共和联邦部收藏。然而这批资料却没有依照年限解密送往档案局。如今，这批档案已全部解密，以编号 FCO 141 编目，供公众、研究者调阅。其次，在马来西亚成立以后一个月，美国国务院在古晋设立领事馆，这个领事馆的功能是作为一个“聆听的部门”（Listening Post），收集情报及关注砂拉越边界与印尼游击战（Leigh 2018: xiii-xiv）。李麦克于 2014 年至 2017 年访问

* 廖朝骥，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高级讲师。电邮：joeliawsc@gmail.com。

美国档案馆 (NARA) 期间, 申请此宗卷的解密。其三, 他也使用了当时澳洲驻马来亚最高领事汤姆·克力兹礼 (Tom Critchley) 与澳洲政府往来电报的宗卷。汤姆·克力兹礼在吉隆坡服务十年 (1955-1965), 与东姑关系密切, 是当时唯一一位有拿督头衔的领事 (Leigh 2018: xvi)。他对局势的观察, 尤其是他所记录及评估马来亚高层领袖如何在变动的局势审视度日, 具有高度的史料价值。这批新的档案对研究砂拉越、汶莱、沙巴 (北婆) 加入马来西亚计划的抗争、博弈、妥协提供了新的素材及新观点。

早在 90 年代中期, 随着档案法年限的要求, 英美两国的解密档案持续开放, 马修·琼斯 (Matthew Jones) 提醒研究者这些史料反映出英国决策者对当地政治局势的变化保持了高度的敏感。东姑、李光耀以及苏加诺民族主义建国的诉求, 反过来制约了英国撤出东南亚政策的调整。本地的政治脉动常有罔顾西方阵营的摆布, 企图走出自己的路 (Jones 2001: 191-193)。斯托克威尔 (A. J. Stockwell) 指出虽然英国政府早有意愿但不想强行促成马来西亚计划, 是东姑的“突然宣布”催生了这个计划, 并且东姑反过来要求英国人加快速度落实马来西亚计划 (Stockwell 2004: xxxviii-xl)。这些解密档案使历史学界重新检视本土政治局势的变化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改变乃至主宰了往后的局势发展。这也是踏入 21 世纪后, 冷战研究的一个新取向——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倒过来制约了大国的博弈 (Westad 2005)。重视本土因素的变化不意味着去英国中心论, 而是要求论者尽可能以多边档案, 多方因素来考量 1961 年至 1966 年这段时间的政治与外交变化, 历史还原马来西亚计划的型构过程及去殖民的脉络。然而新加坡学者陈大荣 (Tan Tai Yon) 亦指出, 纵然马来西亚计划为一系列当地 (local) 的因素所左右, 但是没有英国作为一位“处心积虑的掮客” (honest broker), 以宗主国的名义从中斡旋, 马来亚、新加坡、砂拉越、沙巴与汶莱之间存在的分歧恐怕早就把这个计划摧毁了 (Tan 2008: 7)。

李麦克在 1962 年 12 月来到砂拉越开始他的博士研究, 赶上了风云剧变的年代。彼时马来西亚计划已经推出, 汶莱、沙巴、砂拉越及新加坡须要决定是否加入马来西亚以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1962 年 12 月 8 日汶莱人民党发动武装夺权, 结果失败, 时局动荡, 刺激了年轻的李麦克, 为我们留下了一本足以传世的对砂拉越政治较为全面的研究专著——《月亮升起: 砂拉越政治变革研究》 (Leigh 1974)。在悉尼大学任教期间, 李教授始终心系砂拉越政治, 也曾服务砂拉越大学, 是东马近现代史与政治研究的权威之一。新书《交易、拿督们与达雅人: 马来西亚计划中的砂拉越与汶莱》篇幅不长, 但是却对多个影响马来西亚成立的事

件根据档案，填补了一些重要的细节。以下笔者举出此书论述的其中两个事件作为说明。这些细节将引领我们重新思考及重写，本土因素是如何影响了马来西亚计划过程中殖民者的决策变化以及当地的政治领袖是如何藉由马来西亚计划来展开政治的博弈。

柯波特调查团（Cobbold Commission）从1962年2月19日至4月17日，在沙巴、砂拉越35个地区总共举办了50场听证会，并在两邦分别收集了超过2200份的请愿书和备忘录。虽然人联党动员了全党、包括达雅人的领袖，强烈反对砂拉越加入马来西亚，但是柯波特调查团的结果，却指出沙砂两邦的民意是趋向合并的¹。这个结果常被后世批评为英国政府操纵了调查团已促成马来西亚计划。

然而李麦克从新的解密档案中发现，完成收集民意后，柯波特调查团成员针对该如何保障砂拉越及沙巴两邦的权益，意见发生严重分歧。他们提交了一份草案给英国及马来亚政府考虑，其中有一个条款提到沙砂两邦加入马来西亚后应该有一个3到7年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应该保留一位英籍的总督或首席部长，他将继续拥有对此两邦的行政权，但是内政、外交及国防由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所掌控。换言之，这是一个双主权的概念（Dual Sovereignty），这项建议也获得沙、砂两地及伦敦官员的认可（Leigh 2018: 20）。然而东姑却对此建议非常反感，他指示调查团成员嘉沙里沙菲（Ghazali Shafie）、王保尼随时退出调查团，如果最终的报告包含这一条款。他也在1962年6月3日，向殖民部表达如果英国要在两邦加入马来西亚后，维持一定的统治权，那他宁愿放弃马来西亚计划，就让英国继续维持殖民统治（Leigh 2018: 21）。面对东姑强硬的态度，为了不让马来西亚计划破局，英国政府选择让步，双主权的条款没有列入柯波特的报告中。

第一届砂拉越大选在1963年4月1日至6月23日举行，按三级选举的模式举办，结果是砂拉越联盟（Sarawak Alliance）²胜选。1963年7月22日，砂拉越将组成第一届的自治政府，砂拉越联盟决定自行推选砂拉越国民党（SNAP）的领袖主席斯蒂芬·卡农·宁干（Stephen Kalong Ningkan）为砂拉越第一任首席部长，他们也将推举砂拉越保守党（Pesaka）的领袖也是达雅人的长老朱加·巴里

¹ 即所谓的，三分之一的砂拉越以及的民众无条件支持早日实现“马来西亚计划”；另三分之一民众要求在一定的条件以及保障下，他们才同意“马来西计划”；剩余的三分之一民众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主张先实现北婆与砂拉越的独立，而另一部人分则要求继续维持英国人的统治。

² 砂拉越联盟原来由砂拉越国民党（SNAP）、砂拉越国家党（PANAS）、砂拉越国民阵线（Berjasa）、砂拉越保守党（Pesaka）和砂拉越华人公会（SCA）。但是在选举前夕，砂拉越国家党与砂拉越国民阵线发生了议席上的争执。砂拉越国家党转而与人联党结盟。

恩 (Temenggong Jugah Anak Barieng) 为加入马来西亚后的第一任邦元首。然而这两个人选, 却让吉隆坡的联盟政府, 尤其是东姑非常恼火。吉隆坡联盟领袖认为他们即将接手管理砂拉越, 应该对其内阁成员有话语权 (Leigh 2018: 60)。

在是否委任朱加为第一任总督上, 东姑表达的很清楚, 他不会接受朱加位第一任总督, 因为按照马来西亚合约, 第一任邦元首是由最高元首及英女王共同委任, 并非由砂拉越自治邦的议会来推举。东姑与伦敦及砂拉越的官员针对是否委任朱加展开了唇枪舌剑的争论。英国政府认为达雅人的支持很重要, 因为他们都散居在砂拉越与印尼的边界, 面对着印尼的游击攻击的威胁, 取得达雅人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东姑则反驳如果首席部长及总督都是达雅人, 那砂拉越境内的马来人将成为印尼人利用的工具, 尤其砂拉越境内原来就有激进的马来民族主义者, 及对汶莱革命同情的马来人 (Leigh 2018: 65-66)。东姑坚持邦元首及首席部长不应该由同一种族的人来担任。既然首席部长已经是达雅人了, 那邦元首应该是马来人来担任。砂拉越邦元首的议题僵持不下, 吉隆坡及砂拉越双方都互相撂下狠话, 眼看马来西亚成立的日子即将逼近, 砂拉越是否加入马来西亚都未有定数。直到 9 月 16 日的三天前, 朱加·巴里恩自己退出从邦元首的候选人名单, 改为接受马来西亚联邦内阁砂拉越事务部部长一职, 事件才停歇 (Leigh 2018: 67-68)。砂拉越第一任的邦元首就由东姑属意的阿邦·哈芝·奥本 (Datu Abang Haji Openg) 担任。

参考文献

- Jones, M. (2001).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1961-1965 : Brita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reation of Malaysia*.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igh, M. B. (2018). *Deals, Datus and Dayaks: Sarawak and Brunei in the making of Malaysia*. Petaling Jaya, Malaysi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re.
- Leigh, M. B. (1974). *The rising moon: political change in Sarawak*. Portland;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 Stockwell, A. J. (2004). Introduction. In Stockwell, A. J. (ed.), *Malaysia* (vol. 8, pp. xxxv-xcv). London: TSO.
- Tan, T. Y. (2008). *Creating "Greater Malaysia" : decolon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merger*.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Westad, O. A. (2005). *The global Cold War: third world interventions and the making of our time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